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胥役類

**胥役須點卯** 胥役，皆在官之人也，大小衙署皆有之，以法定之期，赴署報到候驗也。李存義有役謠云：「五更飯罷走畫卯。」今衙署中猶有卯期、點卯、卯數等語。

州縣署有所謂三班六房者，合胥役而言之也。牧令初蒞任，於行香、放告、閱獄、巡城諸事外，尚有點卯之具文。點時，於三班六房按照清冊點驗卯名，然每項大率僅到數人，唱名之時，到者為不到者代應之。

###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

權稅之關，以京師崇文門胥役為最侈且暴，言官屢劾，諭旨屢誡，而積習如故也。商賈行旅，固莫敢或抗矣。凡外官入都，官職愈尊，則需索愈重，大臣展覲，亦從無與較者。乾隆時，吳江陸明夫中丞耀以山東布政使陸見，關吏所索過奢，陸不能與，乃置衣被於外，攜一僕前行，曰：「我有身耳，何稅為！」既入，從故人借衾褥，事竣，還之而去。

崇文門胥役之於過客，遇有食物，群攫食之。道光時，有何某者，嗜鼻煙，每行，必攜精美古壺數具，皆貯佳品。一日入城，盡為胥所攫，何大憤，因告其友周某。周曰：「此易耳，當為君報之。」因研疥痂末入鼻煙，貯八九壺，偽為過客，入崇文門。役得煙壺，甚喜，復攫之。越數日，周復入城，見役皆疥，大笑。胥詰之，周從容語前事，胥皆怒，周曰：「疥已入臟，急懺猶可治，不然，爛死矣。」眾懼，跪乞其方，誓以後不再索難。周因與藥，並屬急須懺罪。越數日，疥者皆瘥，自是詰客稍寬矣。

左文襄以大拜入覲，入都，進崇文門，行李甚夥。門者留難，索巨賄，始放入。時崇文門監督為某邸，翌晨，文襄入覲，至朝房，見某邸來，將詰之。某邸遽向文襄拱手曰：「公昨入城，何必賞若輩以多金！」再三稱謝。文襄不及措詞，唯唯而已。

### 林清曾為胥役

林清，大興人，先世居紹興，父北徙，僑居大興黃村之宋家莊，充南路巡檢司書吏。少無賴，父捶撻之，不克俊。屏處藥肆習商，體生瘍疽，遂見逐，大困，為宣武備役，擊柝守夜。父卒，充黃村書吏，旋被革，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，又役於丹陽縣署。有口給，能營賄賂，所得即散棄若糞土。及事覺，官繩以法，乃潛逃，尋入天理教。嘉慶癸酉，遂為亂。

### 某夫人吟喝胥役

長沙嶽麓山之雲麓峰，為最高處，歲重九，郡人相率登高。同治某年九日，莊心齋方伯廣良方為善化令，其夫人某氏往游，憩於某觀，觀中道人設果茗相享。有院生六七人【山下有嶽麓書院。】過門外，胥役吟喝，眾不服，呵叱之聲達於內室。夫人詢知之，正色責胥役曰：「奴輩太無知，寧不知汝主人為善化一縣人之父母官耶？汝主人是眾相公之父，我即是眾相公之母，子見母，奚為不可，也值得一吟喝耶？」眾無言，相率趨出。一時聞之者，咸服其有權術。

### 胥吏之名稱

胥吏，公家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也，各治其房科之事，俗稱之曰書辦。凡部院衙門之吏，以役分名，有堂吏、門吏、都吏、書吏、知印、火房、獄典之別，統名曰經承。

### 舍人

世稱常關之書吏曰舍人。

### 號房、東房

官署之司投刺、通謁及傳達文書之事者，曰號房，一曰東房，蓋類於胥者也。

### 代書須考充

代書，州縣署有之，當行政、司法混合時代，以代訴訟者書寫狀紙者也，必考充。牧令初蒞任，輒於放告之前考之，先期牌示，某月日招考代書。是日也，官高坐堂皇，應考者靜候點名給卷，試以策論或告示，所命題率為清訟息爭、奉公守法等語。揭曉所取，八名或六名，給以戳記，蓋書狀時所鈐以為證也。且訴訟者之狀紙，無論誰某主稿，必有戳而始為合式，否則官必斥之曰白稟不收，或批曰違式特飭。

### 例吏利

陸清獻公隴其嘗曰：「本朝大弊，只三字，曰例吏利。」郭筠隱侍郎嵩燾曰：「歷朝風氣，皆名利遞嬗，如西漢好利，東漢好名；唐好利，宋好名；元好利，明好名；國朝好利。」又曰：「漢、唐以來，雖號為君主，然權力實不足，不能不有所分寄。故西漢與宰相、外戚共天下，東漢與太監、名士共天下，唐與后妃、藩鎮共天下，北宋與奸臣共天下，南宋與外國共天下，元與奸臣、番僧共天下，明與宰相、太監共天下，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。」

### 各部書吏主案牘

各部司官，不習吏事，堂官無論已，一切案牘皆書吏主之。故每辦一案，堂官委之司官，司官委之書吏，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，呈之司官，司官略加潤色，呈之堂官，堂官若不駁斥，則此案定矣。然堂官久於其部者，能有幾人？即久於其部，而能於此部成案條舉歷歷者，更有幾人？下及司官，罔不如是。而祖孫父子世代相傳者，惟吏耳。雖有三年退卯之制，而屢更其名，無從稽考也。或退卯而逗留，所更者，非子姪即弟子也。

司官欲檢一案，每以屬書吏，必援例，必檢例案。而例案之堆積，高與屋齊，非熟手，未從得一紙。書吏皆世業，窟穴其中，牢不可拔，輒執例以制司官，司官末如之何，乃遂藉以售其奸，而皆得致富。都中有東富西貴之諺，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，恆多華宅，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為多也。

書吏稱司官曰某老爺，司官稱書吏曰某先生。至司堂，侍立白事，司官輒起而與言，雖偶怒，亦必不敢開罪於書吏，懼掣肘也。

戶部書吏最盛，有千餘之多，吏部、兵部次之。文武補官，必請命於部，書吏因缺之肥瘠以索賄，賄不至，非駁斥，即延閣，故外官得缺，必須到部打點，質言之，即行賄也。至於選缺，則後先之序，有年資限之，書吏則按籍以求索焉。易以他途，所費尤鉅。有時為例所縛，不能通融，即亦無如之何。若循年資而得者，亦百不一觀。

吏、兵二部書吏之索賄，及於文武補官而止，不及戶部之甚也。蓋各省款項之核銷，戶部主之，稱閱書辦者必首戶部。軍費報銷之出入，輒百數萬，凡核銷一案，有往返駁辯至數年之久者，故必預計打點之費，少則數萬，多則數萬。掌印主稿之司官，恆聽命於書吏，藉以分潤，堂官亦間有染指者。他若發饌撥款，亦必假手於書吏，故皆有所沾溉，是以戶部書吏之富，可埒王侯。

工部事較簡，然遇大興作，書吏輒大獲利。

禮部向以窮署著稱，然當會試或大婚、國喪之年，吏乃大忙，而書吏亦欣欣然以從事矣。

刑部書吏之私幸竊冀者，外省有大案之發生也。

光緒癸卯之裁書吏，實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倡之。時張為吏部尚書，擇新到司官，使代任書吏之事，他部起而效之。至戶部裁書吏，而各部之吏遂無一存。

庚子拳禍，文武百官皆出走，而書吏猶在京。及回鑾，德宗以有人建言例案太繁宜悉焚燬者，乃命陳雨蒼尚書壁至戶部，擇而燬之，時陳方為御史也。陳往，書吏陳列諸例案，高與大堂之檐齊，啟陳，請備閱，陳瞠目不知所答。有頃，令擇要存之，書吏以

無一非要仍請自擇為言。陳至是窮於術，惟使燬其殘缺不全者而已。

### 胡文忠論部吏

胡文忠公林翼嘗云：「大清律易遵，例難盡悉；刑律易悉，吏部處分律難盡悉，此不過專為吏部生財耳，於實政無絲毫之益。夫疆吏殫竭血誠以辦事，而部吏得持其短長，豈不令英雄短氣乎？」又云：「六部之胥，無異宰相之柄。」

### 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

內外扎薩克汗、王、貝勒、貝子、公、台吉、塔布囊等，不准延請內地書吏教讀，或使充書吏。違者，王、公、台吉照不應重私罪議處，該書吏交地方官遞籍，嚴行收管，但訊有串通唆教等情，則加等治罪。

### 供事

軍機處、國史、會典、方略、玉牒各館之吏，稱供事，無俸，所覲覲者，保舉也。軍機處保舉尤優，效力三年，保異常勞績，有歷三次而保至道員者。司官或得京察外放，轉為之屬。而曾為供事之上官，於司官之初至也，輒具舊屬刺投之，不敢受也。光緒時，長蘆鹽運使陸嘉穀固曾充軍機處供事者，而軍機章京番禺凌福彭時方守天津，須堂參，陸乃先以舊屬禮謁之是也。

### 周宗之橫暴一時

順治初，蘇有周宗之者，為長洲縣猾吏，橫暴一時，為直指張慎學所訪拿，杖斃之，大快人意。其門上春聯，書「曲巷幽人宅，高門大士家」二句，胡溯翁乃作歌以詠之，歌云：「城南曲巷宗之宅，大士高門自標額。華堂麗宇初構成，粉壁磨磚淨如拭。側聞其內加精妍，洞房綺疏屈曲連。朝恩室中魚藻洞，格天閣上簇花氈。百凡器皿皆精絕，花梨梓椅來滇粵。錦帳一牀六□金，他物稱是何須說。前列優俸後羅綺，食客平原無愧矣。勢能炙手氣薰天，忘卻由來吏委瑣。嗟嗟小吏何能為，泥沙漏？安從來？考課不明銓選雜，前後作令皆駑駘。錢穀訟獄懵無識，上下其手聽出入。哆口嚼民如寇讎，官取其□吏取百。滿堂知縣人關傳，宗之相公閣老權。片言能合宰公意，隻字可發官帑錢。塗脂鬻膏曾未已，御史風雷申法紀。窗戶青黃猶帶溫，主人骨肉飛紅雨。廷中呼暴漸無聞，室內丁丁纔住聲。斥賣屋居償帑值，兩妻削髮投空門。人言宅兆凶有由，前傷沈胥今損周。驟然興廢同一轍，官府估價何人酬？吾謂此言猶耳食，人凶宅兆何由吉？鞭撻民髓供藻飾，築愁府怨居安得！伏闕難留直指公，長懸秦鏡照吳中。神奸斂跡吏道肅，比屋城南盡可封，曲巷之宅誰云凶？」

### 部吏索賄於福文襄

文襄王福安平西藏還，以奏銷屬部吏，吏索萬金，福怒曰：「汝敢索我賄耶？」吏曰：「非敢索賄，為中堂計耳。中堂大功告成，聖衷悅豫，奏章速上，立邀諭旨。部書才□數人，帳牘雲几屢，非二年不辦，彼時交部核議，則事未可知矣，誠不如速上。欲速上，必多備寫人，多備寫人，需款必甚鉅，職是之故，惟中堂圖之。」福立予萬金，越旬日，奏聞依議。

### 部吏索賄於某封翁

禮部尚書某之封翁，以某年陣歿，太夫人遺腹生某某，旋由翰林擢禮部尚書。同鄉為其太夫人請旌，文已至部，方繕辦間，一日，某歸寓，三更後，忽有禮房吏造門，請曰：「有要公來見。」問何事，曰：「為公請旌事。」問請旌事胡來謁我，曰：「公請旌，須給小人萬金。」曰：「然則汝敢向予搯詐耶？」曰：「索萬金，正為公辦事也。」問其故，曰：「封翁以某年陣歿。太夫人遺腹生公，公今年應若干歲。然公考試時，少報兩歲，是太夫人生公，在封翁歿後二年，於理未洽。」某大愕，問計將安出，曰：「公考試時，府縣院及吏部皆有檔冊，服官後，禮部及各衙門亦皆有檔冊，應將各衙門所報年歲逐一更正，然所費亦不貲矣。」從其言，贈金如數而去。

### 王書常私鑄假印

嘉慶己巳冬，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，恆私鑄假印，冒支國帑，於欽派歲修工程，皆假捏大員姓名，重複向戶曹支領，歲耗銀至數千餘萬兩。後為工頭某告發，置書常於法，大員降黜有差。夫水曹支領，必諸司空簽押畢，關知戶曹，度支大員復加查覈，然後發帑。定例本極詳慎，乃諸部書叢緣為奸，伺大員談笑會飲時，將稿文雁行斜進，大員不復寓目，仰視屋梁，手畫大諾而已，更有倩幕友代畫者，遂使奸蠹胥吏，得肆其技焉。

### 部吏駁阻從祀

道光時，有請以明高忠憲公攀龍從祀聖廟者，部吏徵賄不得，引忠憲遺疏中「願畢來生」之語，以為出於釋氏，力駁之。

### 鴉片啟釁誤於胥吏

世傳林文忠公則徐焚鴉片而不給價，故致啟釁，其實不然。當時固以茶葉一箱易煙一箱，而茶為胥吏所辦，中多雜以沙石，既至歐洲，又以不能售也而寄回，商人耗本無算，遂致激成釁端。

文忠聞有伍氏通西人，乃屢苛罰之，曾令繳軍餉至數百萬。伍每入見，多署中人所侵，至費千金，始得一椅。後文忠復出而隕於軍，或曰，實伍畏其復至，使人謀斃之。

### 庫吏玩弄縣令致死

光緒初，皖之廬江，有庫吏陳運昌者，管庫有年，老而多智。甲申冬，令劉某至，索金，故不遽應，劉怒其猾，易之，募人任其事。米賈唐端富有田宅，羨陳之長袖善舞也，欲壟斷其事，賂劉巨金，得之。陳怨唐之甚己也，匿舊籍弗予。唐年少，初為吏，大喜，謂可致富，倩人為書春聯，有「戶吏堆金寶，房科積玉財」之句。乙酉春，上忙開徵，劉責賦於唐，唐語眾里胥。故事，田賦春納其四，秋納其六。以廬民春鮮種麥，無可償，大半賴里胥貸於人，秋責償於民，民亦相安無違言。劉嗜利，當春，督責無已。眾里胥易唐，益不奉命。唐大窘，補苴彌縫，傾產不足償賦，無以為計，大窘，乃自書其事，吞鴉片煙以死。其妻乃素服乘輿，訴之劉，出而號於市，人咸傷之。

### 游智開為胥吏所愚

光緒朝，游智開為永平知府時，好以察察為明。一日，微服私行，入一茶肆。時肆中人滿，內有府中胥吏，偽不識游者，相與譽游清廉，天下無兩。游故曰：「此官雖好，然自某觀之，亦尚未盡善。」忽有一胥吏起批其頰，曰：「游公青天，汝一小民，敢謗清官耶！」游以為部民中心說而誠服也，不知其侮，轉而大喜。

### 庫吏中傷閻文介

部吏舞弊，當事者或議整飭，法久玩生，非第無效，或且有受其侮弄者。閻文介公敬銘長戶部時，日坐堂皇，嚴查弊竇，庫吏啣之刺骨。一日，文介將入朝，冠上紅頂忽不翼而飛，倉卒間，假諸他處而入，則內監已向朝房催詢數四。及返，見案上所置醇邸屬題小影，亦不知所往，百計搜覓，終不能得。月餘，則小影仍置於案，而紅頂竟如金杯之羽化矣。文介知庫吏所為，馭下益嚴，然不久即觸孝欽后怒，出戶部，蓋仍為庫吏賄內監所中傷也。

### 部吏索賄於某令

光緒時，浙江候補知縣某，至浙，當補某缺，部吏貽書告之曰：「某缺，君依例當補，然須予我千金。」某不欲打點，意謂循例之事，何用賂吏，不許。已而缺出，補他人，大詫，託人探之，則某曾經保舉，臨補時，吏謂一人不能兩班置之。某急丐吏為設法，吏曰：「今已無及，為將來計則可，然須五千金；若不可，則請兩班中注銷一班，亦可有補缺望也。」某不能措巨資，意保舉班無補期，不若勞績之可恃，遂注銷保舉班。逾日，吏又貽書曰：「保舉班以人少，君當補，惜已注銷，致為他人補矣。」某大懊喪。

### 藩吏索賄

州縣之得委缺者，當藩署書吏送委札到寓時，例須給以賞封，數之多寡，悉以其缺之肥瘠而定。將赴任時，又須致送利市，務

饜其欲而後已。否則凡有文書上省，多扞格，必使其忤上官之意而後止。此之謂陋規。

### 部吏、庫吏舞弊

光緒乙巳，有錢塘汪某者，以知縣至京投供，署年為三〇七。次年至吏部投供，視所書年，仍三〇七，曰：「誤矣。」部吏曰：「汝原開履歷為三〇七，何得誤？」曰：「去年三〇七，今年非三〇八乎？」吏曰：「若欲改三〇八，須取同鄉官印結方可。」某不顧，去，出語人，莫不軒渠。

又凡州縣官之前任虧空，上司無如之何，乃物色能代彌補者為之代，或竟強令後任代之，此雖非法，然各省多如是。河南洛陽縣某令卒，虧空甚巨，藩司朱壽鏞知武陽某令與之同居，乃勒令代填虧空，始準赴任。時某令適自藩署領庫平銀四千兩，即繳入，代還虧款。藩署吏不受，云須照例加傾鎔火耗，駭曰：「此適自署領出，緘識如故，何加耗之有？」詢之朱，朱曰：「此庫吏事，汝須與彼言之。」某不得已，加耗銀，始得收納。

### 差役之名稱

差役，奔走於公家，執雜役者也，亦稱差人。晚近以來，吏治混淆，循良者少，非悉由百官之不職也，亦胥役之營私舞弊有以害之耳。俗稱衙署差役曰快手，蓋沿《宋書》建平王左右勇士數〇人，並荆楚快手，《南史》黃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之名稱也。捕盜賊者曰捕快，亦曰馬快，則以事急時騎而行耳。

### 差役索草鞋錢

草鞋錢為陋規之一，差役出差，輒索草鞋錢於原告者。

### 蜀中差役之需索

蜀中差役滋擾甚於他省，凡竊案呈報後百端需索，擇被竊之鄰右殷實無權勢者，誣指為窩戶，拘押索賄，謂之賊開花。某典史嘗書聯懸之堂云：「若要子孫能結果，除非賊案不開花。」

### 蘇拉

內廷有當差者曰蘇拉，滿語，執役人之義也，隸於太監。凡引見者必向索費，然僅京錢四千文，合制錢四百文而已。引見畢，可隨意觀覽，否則即為所逐，不容稍留。若吝而不予，則其恫喝有出人意料外者。某蘇拉嘗謂一選人曰：「亦攜元青外褂乎？」選人曰：「何需此？」蘇拉曰：「人對時語言有誤，便砍頭，彼時即須衣之。」又有引見既畢而回寓者，蘇拉往謂之曰：「亦願揚名天下乎？」其人漫應之。越日，持邸抄至，則有某某謝恩等字，每字索銀二兩。其人無奈，如數給之。又蘇拉者，軍機處、內務府皆有之，雍和宮則有蘇拉喇嘛，乃喇嘛之執役者也。

### 各部之雜役開銷

各部司員到部當差，有所謂雜役開銷者，其數視名目多寡為差，其名目極可哂，約略舉之，可得數種。大堂有大堂廳差，有堂皂，有堂小馬，有七堂車轎班。丞參廳有茶房，有看廳，有長差，有小馬，有皂役。本司有茶房，有皂役，有傳事，有長差，有小馬，有聽差，有看司，有知會，有廚房，有當日巡邏。庶務科有事宜冊，有住址單，有履歷冊，有畫到簿，有禮部謝恩單。頭門有門皂，有門小馬。此外又有所謂送知會者，送請進署帶見稟者，更有所謂賞皮衣者，五光〇色，莫可究詰。而衙署之較大者，其開銷約錢百千左右，叩之，則曰照例。每署司員，多者以千計，故或司員累年不得一差，而雜役開銷固自若也。

### 庫丁

戶部有銀庫，額設庫役四〇人，曰庫丁，一曰庫兵，三年而替，以旗人充之。每屆點充時，滿尚書及其左右皆有規費，輒六七千金。費既納，滿尚書乃坐堂皇，唱名而點之，庫丁跪謝而出。出時，必有保鏢者護之以行，恐人劫之也。行劫者，大率為覬覦丁缺無力賄充之人，並糾集無賴而為之，伺新充者至大堂墀下，即劫之以去，囚於家，使誤卯期而縱之歸。蓋冀其誤卯而另派他人，則規費便虛擲矣。欲其即釋，亦須賂以數千金。

### 番役

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私用之白役人等，俗名圓扁子，非額設，無定數，每藉番役索詐滋事。遂其所欲，事即消弭，否則告知捕役，捕治之，得賞銀。往往出資設計，誘人犯法，大為人民之害。自乾隆丙辰，高宗嚴諭革退，番役亦稍稍斂跡矣。

### 偵探告密之原始

國初，大將軍祖某撫吳時，凡吳之不法者，悉囑身於其部曲，謂之投旗。既投之後，平日小嫌細忿，以片上之幕府，即率其徒數〇，以一銀鐐鎖其人去，非破產不止。同時聞風起者，不可枚舉，至有大家閨婦不得意於其夫，亦欲投旗以陷之者。此與近世偵探誣人之風，無或稍異。然妻之控夫，僅於粵省偶一有之。

### 水卒報警

黃河報汛之水卒，有所謂羊報者。河在皋蘭城西，有鐵索船橋，互兩岸，立鐵柱，刻痕尺寸以測水，河水高鐵痕一寸，則中州水高一丈，例用羊報先傳警汛。其法以大羊空其腹，密縫之，浸以糝油，令水不透，選卒勇壯者縛羊背，如乘馬然，食不饑丸，腰繫水籤數〇。至河南境，緣溜擲之，流如飛，瞬息千里。河卒操急舟於大溜，候之，拾籤，知水尺寸，得豫備搶護。至江南，營弁以舟邀報卒登岸，解其縛，人無恙，賞白金五〇兩，酒食無算，令乘車從容歸，三月始達，蓋即元世祖革囊之遺法也。

### 巡丁

關卡有巡丁，役也，凡驗貨、收捐之事皆司之。驗貨時，手持鐵籤，故曰籤子手。籤，一作扞。隨時點派，無卯缺。

### 桃花乞

桃花乞，不分男女，由張家口至察哈爾，凡四〇四臺，無論正臺、幫臺，輪應出蒙古包一座者，其人即為其地之守兵。例應男丁供役，無男，則可以女代之。蓋蒙女壯健耐勞，同於男也。

### 號軍

貢院，為試士之所，諸生席舍曰號房，人以一兵守之，謂之號軍，始於明也。蓋明代科舉，功令極嚴，故派軍役守之，以防槍替、傳遞。本朝亦有號軍之名，則僅供掃除，為士子服役而已，且非軍人也，充之者皆貧人。

### 門斗

舊稱為學官供役者曰門斗，蓋學中本為生員設廩膳，稱門斗者，當是以司閽兼司倉，故合門子、斗子之名而稱之耳。

### 烏拉娃

烏拉，西藏番人支差之名，牛曰馬拉，馬曰烏拉馬，司其事之役人曰烏拉娃。其轉運物件，既至其地，僅給犒金，不發足價。巴塘初設時，日需烏拉以千計，蠻民苦之。邊務大臣趙爾豐乃定價，計程一站，給藏洋半元，【合通用銀一錢六分。】行程遠近，以此計算，足價之例，自此興焉。

### 解役毆陳星齋

陳星齋太僕居憂時，河庫道何某聘之課子。乾隆己巳二月，赴淮，舟泊丹陽，遇秋審解犯數船，自鎮江往蘇。兩船偶觸，解役突率眾囚徒入船，各持器械，雜手中鐵鍊，指揮劫雄，罄所有以去。太僕方與客對弈，猝被一囚連毆三鍊，頭顱脊背受創極重，流血昏暈。蓋每歲秋讞時，胥役囚徒互相狼狽，以亡命橫行為利藪，而不知星齋之為貴人也。痛定，鳴官，得其主名，經丹陽令請撫軍具奏，立置重典，嗣是此風稍戢矣。辛未，星齋服闋入京，高宗方自南巡還，星齋道旁迎鑾，猶垂問此事甚詳，且齋顏曰：「汝何不言雞肋不足當尊拳耶？」

### 悍役不敢登王氏門

婁縣泰來橋王氏舅弟三人，皆諸生。有催租役至，入門隳突，王怒，毆之，焚其船。役歸，訴之令。令逮三生，置於獄，詳革衣頂。學使李因培批其牘，駁斥數百言，後云：「要之，秀才欠糧，貧也。役稟被毆，索詐不遂也。因一役而革三生，何其酷也？本欲參處，念爾非箇中人也。諸生完款，俟歲考畢，徐徐繳納可也。」令遂出三生於獄。三生故不肯出，勸之，始赴歲試，由是悍役不敢登王氏門。